

書法叢刊



書法叢刊

第十七輯

文物編輯委員會編
文物出版社出版

書 法 叢 刊
第 十 七 輯

文物編輯委員會編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號

新華彩印廠印刷

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

新華書店經售

850×1168 1/16 印張：6

1989年2月第一版 1989年2月第一次印刷

ISBN7 -5010-0262-2 / J · 117

定價：2.40元（內版紙）

我國的書法藝術源遠流長，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書法叢刊》是爲了滿足書法專家和廣大書法愛好者研究和欣賞的需要而編印的。

《書法叢刊》發表古代書法作品。主要從國內各文博單位的藏品中精選。同時適當發表與本輯所收藏品有關的專題研究和分析介紹文章。各件藏品皆附簡要之說明。對較難辨識的篆書、草書及行草書，盡可能附以釋文。本刊自一九八八年起，每季出版一輯，全年共出四輯。每輯力求有一個以收藏單位或時代、個人、流派爲中心的內容。本輯所發表的是天津市藝術博物館的部分藏品。

本刊已出版十七輯，深受專家和廣大讀者的關注，不斷得到熱情的鼓勵與誠懇的批評建議，我們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希望大家繼續關懷這一工作，以求在可能條件下不斷改進。

文物編輯委員會

一九八九年二月

目錄

東晉	王羲之草書《寒切帖》		1
唐	《大般涅槃經》後分卷下		5
	由《馮宿碑》看柳公權書法	蔡鴻茹	9
	從《方外交疏》看		
	趙孟頫晚年書法藝術	王連起	20
明	唐寅行楷書《七律四首》卷		34
	文彭和他的草書《雅琴篇》卷	楊玲	36
明	董其昌行草唐人詩句軸		54

書法叢刊

17

明 趙宦光篆書軸

55

明 邢慈靜草書冊

56

黃道周及其小楷《孝經頌》冊

崔錦

62

清 王鐸行書《自書詩》軸

73

清 傅山行草書軸

74

清 金農隸書軸

75

清 伊秉綬隸書臨《西狹頌》軸

76

永理和他的《笙賦》冊

張淑蘭

77

略論秦漢印章的藝術風格

李東琬

86

東晉 王羲之草書 《寒切帖》

紙本，縱二五·六、橫二一·五厘米，卷軸裝。字五行：「十一月廿七日羲之報：得十四、十八日二書，知問爲慰。寒切，比各佳不？念憂勞久懸情，吾食至少，劣劣！力因謝司馬書，不一一，羲之報。」首行右下方有「僧權」押字。

此帖爲唐代精摹善本，雖鈎填痕蹟明顯，但鋒芒備見，光采照人，以至明代鑑藏家誤將其定爲右軍真蹟中無上珍品。帖尾有「紹興」、「內殿秘書之印」及「高陽李壽坦園氏圖書」朱文印各一方。帖後隔水上鈐「王氏元馭」、「錫爵」、「王衡」、「王辰玉氏」、「王時敏印」、「懋之」、「坦園」、「李壽私印」等收藏印記。

帖後董其昌跋云：「右軍真蹟，世不多見，唯吾鄉陸文裕公家《月半帖》、吳門王文恪家《此事帖》與此而三耳。所謂山陰衣鉢，非具眼者，不可與傳也。」其後又有婁堅一跋：「此右軍《廿七帖》爲長洲韓宗伯收藏，去年春始獲見之，今又從辰玉內翰索觀，尋繹再三，往往得其異趣，眞所謂從容中道者。米元章云：『世人以努張爲筋骨，不知不努張自有筋骨焉。』予幸得再觀神物，益信此語之妙解。甲辰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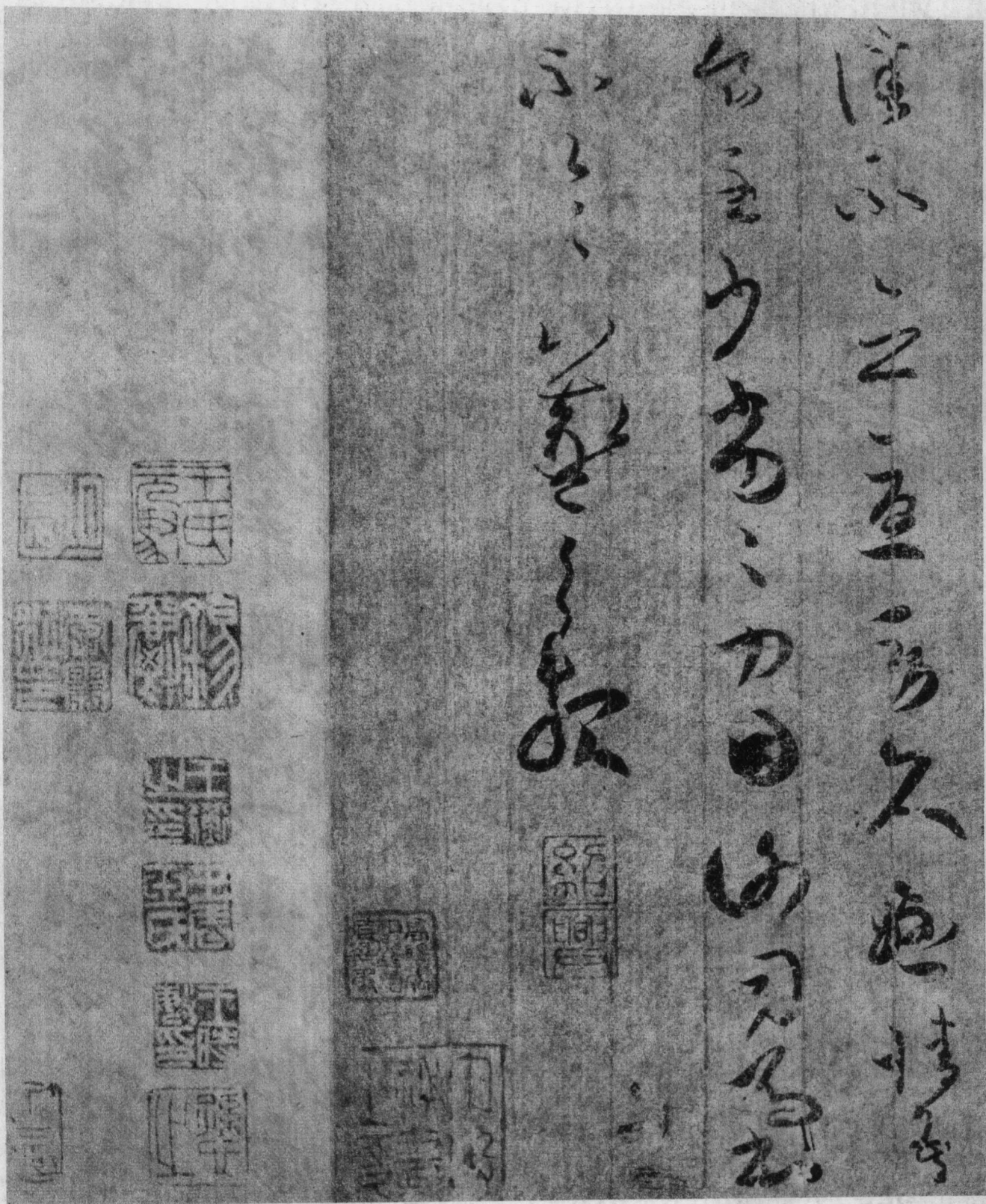
三月婁堅題」。

根據帖上的收藏印記和帖後的題跋，可知此帖曾入紹興內府，明末歸韓世能，又歸王錫爵、王衡、王時敏祖孫三世遞藏，清中葉歸李壽。此帖民國初年歸張助，現藏於天津市藝術博物館。

王羲之的書蹟，據歷代著錄，數目何啻千百？但歷經千餘年兵燹水火之劫，真蹟久已不傳。現在所能看到的王字，除收入歷代刻帖的，便是後人摹搨的墨本。歷代叢帖經刀工鑿刻，雖甚精緻者，畢竟下真蹟一等。包世臣云：「山陰面目迷梨棗。」謂從刻帖中已難窺右軍神髓。而摹寫墨本，其精善者幾可亂真。故後人得唐代精摹右軍書蹟，亦珍視如拱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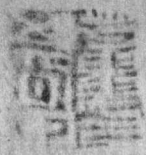
此帖曾刻入《淳化閣》、《大觀》、《澄清堂》、《寶賢堂》、《玉煙堂》、《鄰蘇園》等叢帖中，帖名或稱《廿七帖》、《謝司馬帖》等。今若以此摹本較《淳化閣》諸帖所刊，便可見墨本風姿神韻遠在諸刻之上。且此帖之摹寫也已在千年以上，流傳有緒，更可寶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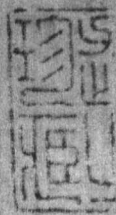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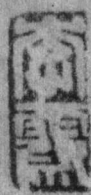


王羲之草書《寒切帖》

右軍筆跡世不多見唯吾鄉陸
文裕公家月半帖是王羲之此
事帖与此而三耳 所謂山陰不
錄此是也者不與傳也 董其昌



此右軍廿七帖為長洲韓宗伯收藏



去年春始獲見之今又從辰玉內翰
索觀尋繹再三徃徃得其異趣真
所謂從容中道者米元章云世人以
努張為筋骨不知不努張自有筋
骨焉予幸得再覩神物益信此語

之妙解甲辰春三月婁堅題



唐《大般涅槃經》後分卷下

紙本，縱二五·二、橫八五五厘米。

共十七截。經文共四五九行。每行大多爲十七字。

此經卷首爲“大般涅槃經機感荼毗品第十六”，卷中爲“大般涅槃經聖軀廓閏品第十七”，卷尾題“大般涅槃經後分卷下”。卷尾下方題識爲“開元二十年魏州館陶縣上柱國子劉文武敬造爲法界衆生普願早成佛”。

此經卷是著名收藏家周叔弢先生生前所捐獻，經卷上押有“周伯鼎鑑藏印”（周伯鼎是周叔弢之侄）。

多羅樹拘尸城內一切人民及諸世間人天
大衆等共不得舉佛聖棺今時帝釋及諸天
衆即持七寶大蓋四柱寶臺四面莊嚴七寶
繒絡垂虛空中寶佛聖棺無數香華幢幡繒
絡音樂微妙妙樂空中供養至第六天色界
諸天帝釋帝釋寶佛聖棺及供養今時拘尸城
內一切人民見佛聖棺昇在空中捉育大失
悲泣懊惱今時一切天人於大聖尊寶棺前
路遍散七寶真珠香華繒絡微妙妙樂繒絡
如雲地及靈空悲皆遍滿哀泣淚淚供養如
來七寶靈棺同聲唱言若我若我我等無福
舉佛聖棺遂不得我手孤露何有善根
今時世尊大聖金棺於婆羅林虛空之中
徐乘空從拘尸城西門而入今時拘尸城內
一切士女無數菩薩聲聞天人大衆地及靈
空悲皆遍滿隨從如來大聖靈棺手相執手
蹄聲大失悲皆遍滿隨從如來大聖靈棺手
華寶幢幡蓋地及靈空悲皆遍滿悲泣哀嘆
供養靈棺具拘尸城一面縱廣四十八由
旬今時如來七寶金棺徐徐乘空從拘尸城
東門而出乘空右繞入城南門漸漸空行從
北門出乘空左繞還從拘尸西門而入如是
展轉繞三匝已乘空徐徐還入西門乘空而
行從東門出空行左繞入城北門漸漸空行
從南門出乘空右繞還入西門如是展轉繞

問言仁者何來答曰佛般涅槃我於茶毗所
來復問此是何華答言於茶毗所得此天華
迦葉就乞答言不得我期將歸擬亦六親家
中供養迦葉就偕著其頂上便即悶絕昏迷
躄地暗噎悲哽良久乃蘇即自惟忖於此號
泣不見如來八十種好紫磨色身何所追益
即與弟子疾共前進至拘尸城北門而入於
其城中入一僧坊見諸比丘叢聚一處語迦
葉言汝等遠來深勞苦耶安坐待食迦葉答

余時摩伽陀主阿闍世王害父王已深生悔
恨身生惡瘡既遇世尊月愛光觸身瘡漸愈
未詣佛所求哀懺悔世尊大悲即以甘露微
妙法藥洗滌身瘡極重罪滅即還本宮都不
覺知如來涅槃於涅槃夜夢見月落日從地
出星宿雲雨繽紛而墮復有煙氣從地而出
見七彗星現於天上復夢天上有大火聚遍
空熾然一時墮地夢已尋覺心大驚戰即召
諸臣具陳斯夢此何祥耶臣答王言是佛涅槃
不祥之相佛滅度後三界衆生六道有識

棺大衆答言佛入涅槃已經二七已有損壞
如何得開迦葉答言如來之身金剛堅固常
樂我淨不可沮壞德香芬馥若栴檀山作是
語已涕泗交流至佛棺所念時如來大悲平
等為迦葉故棺自然開白疊千張及兜羅綿
皆即解散顯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真金紫
唐堅固色身迦葉與諸弟子見已悶絕躡地
啼噎哀哽良久乃蘇涕泣盈目與諸弟子徐
上香樓近佛棺邊復更啼噎號哭悲哽即以
所得香華幡蓋寶幢繒絡音樂弦歌哀號供

由《馮宿碑》看柳公權書法

蔡鴻茹

提起柳公權的書法碑帖，人們常常要提到《神策軍碑》、《玄秘塔碑》，尤其是《玄秘塔碑》千百年來世人臨習，幾成家喻戶曉，而《馮宿碑》却鮮見論述。其主要原因是該碑損壞較甚，故而拓本較少，早拓本更為寥寥。此碑宋代未見著錄。清初孫退谷《庚子消夏記》引當時人王宏度語云：「碑已剝盡，不可復拓。說明碑在明代即已殘泐。尤其是後半部，因剝泐過甚，許多拓本為省紙而失拓，至清嘉慶時前半部亦損壞，所見早拓本多為明拓本。此碑雖殘泐，後半部字蹟不清，所幸未經挖鑿，故而基本保留了柳氏字形原貌。」

《馮宿碑》無立碑年月，按柳公權書碑時官翰林學士守諫議大夫知制誥以及碑文內容，則碑為唐開成二年（八三七年）立，王起撰文，柳公權書並篆額，碑石現存西安碑林，全碑四十一行，行八十三字，正書。

馮宿，新、舊《唐書》均有傳，碑文與史傳多有不合之處，《金石萃編》考之，本文從略。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馮宿碑》剪裱本，計二十七開半，每開八行，行八字，清代錦面裝裱，前半部字蹟清晰，墨色濃鬱，後半部雖磨滅，但可認，由首「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起，順文可至「名犯先公諱」，較文物出版社編《柳公權》第一冊所載故宮藏本多百餘字，下尚有一開，字雖可認，但文與《金石萃編》相校，不能串連，全拓計一千五百餘字，與《金石萃編》相校，可補其闕近五十餘字，正誤六字，故宮藏本介紹中所提及未損之字，此冊均完好無損，故此冊當為

存字較多的明拓本之一，該冊後有段注水等人跋記，另有「新安項源段注水」、「朱之赤」、「江于九」、「韓慎先」等收藏印記。

《金石萃編》所錄此碑文，較上述明拓本尚多三百餘字，從校對過程中，可以發現有些字如開頭「知節度事管内觀察」之「管」字，「時與計偕」之「時與」兩字，「奇偉倜儻」之「儻」字，「僕射惡其顯異」之「顯」字等等，明拓本均可認而不清，但《萃編》皆有錄文，而「昭成皇帝」之「成」字，「隰州司戶」之「隰」字，「巡官」之「巡」字等等，這些字損泐程度與上述「時與」、「儻」、「顯」等字一樣，《萃編》中却作空闕，這種情況的出現值得研究。很可能，《萃編》的錄文中有作者的考據及上下文的揣度，對於無十分把握的字則予空闕。因此，將碑文與錄文相互對照，補闕，對於修正、補充歷史記載極為重要，這也是碑刻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

柳公權，字誠懸，京兆華原（今陝西耀縣）人，生於唐大曆十三年（七七八年），卒於咸通六年（八六五年）。柳公權生活的時代正是書法藝術繁榮發展的唐代，帝王喜愛書法，政府機關設書學機構，國家以書為教，以書取士，書法精妙成為入仕之徑。這種形勢，曾造就了一大批書法家，柳公權就是其中的一個。柳公權的楷書，具有高度造詣，《書林藻鑒》引宋濂云：「正書之擅名者，自魏鍾繇而至於宋，僅得四十四人，而唐柳誠懸實錚錚乎其間，則夫墨妙筆精，有不待贊矣。」柳書稱譽中外，當時人以取得他的書法為榮。「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人以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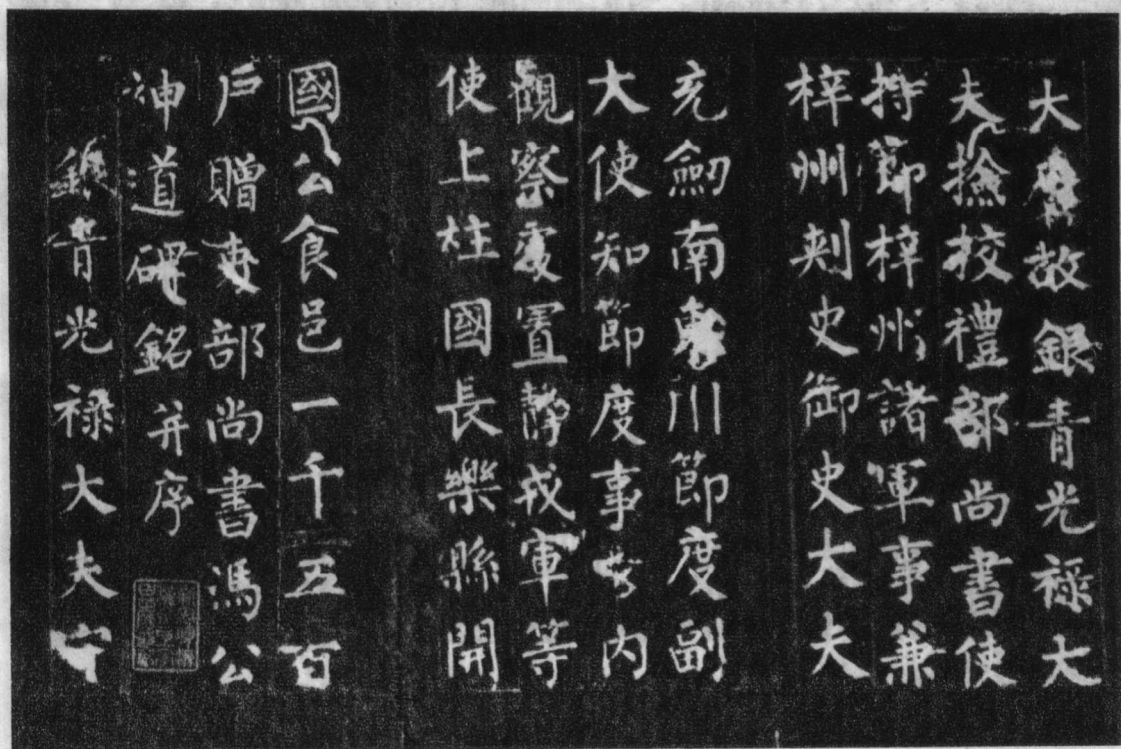
柳書」(《舊唐書·列傳》)。

柳公權不僅僅是書法名家，更重要的是他是繼顏真卿之後又一書法革新者。他綜合了二王勁媚的風格以及初唐書法成就，尤其是吸取了顏真卿書法的壯美，創造出自己的書法藝術風格，使顏真卿開拓的書法藝術革新，又向前推進了一步，歷來有「顏筋柳骨」之稱。姜夔《續書譜》云：「顏柳結體，既異古人，用筆復溺一偏，予評二家爲書法之一變。」

柳公權遺留下來的行、草、楷書作品有二十餘件，我們可以從中領略他的書法面貌，將這些作品大致排列，又可觀察其發展變化。早期作品《金剛經》爲長慶四年(八二四年)所書，時年四十七歲，書法結構嚴謹，字形勁秀，可以看出柳書是在吸收六朝以來楷書成就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但仔細觀察，每個字的結體、用筆上，已開始醞釀「柳骨」，字的撇、捺鋒利有力。西安最近發現的《大唐迴元觀鐘樓銘》碑，爲開成元年(七三六年)立，柳公權年五十九歲，中楷，這通碑與《馮宿碑》只差一年，更可看出柳骨的踪跡，有的字(如「是」字)有六朝寫經的筆意，有的字(如「設」、「大」等字)已形成他自己的書法風格。《馮宿碑》爲開成二年所書，柳時年六十歲，是柳書發展中值得注意的一件作品。其字的結構，用筆，處於「柳骨」由形成到成熟的過渡階段。其後六十一歲書《符璘碑》、六十四歲書《玄秘塔碑》、六十六歲書《神策軍碑》，柳楷已經形成自己的風格。如果說《馮宿碑》已見「柳骨」之端倪，而《神策軍碑》則爲「柳骨」成熟之高峰。

《馮宿碑》字體略小，與他寫的《金剛經》、《劉沔碑》、《符璘碑》字體略同，評者常把這些字體小者歸爲具有晉唐姿媚之風的一類。但縱觀柳氏所書其他碑板，《馮宿碑》仍不失其勁健。誠然，大字與小字在運筆上有所不同，大字偏於運腕，顯得勁健，小字偏於運指，顯得綺麗，因而寫出的字有所不同，從直觀上看，大楷《玄秘塔碑》氣勢開闊，結構疏朗，字體略小的《馮宿碑》則略遜一籌了。

《馮宿碑》爲柳公權晚年所書，是柳楷發展中比較成熟的作品，是研究柳楷發展和形成的一件重要資料。



柳公權《馮宿碑》

帖心縱二〇・四、橫八厘米

兵部尚書亮
皇太子侍讀兼判
太常卿事上柱國
晉陽縣開國子食

邑五百戶王起撰
翰林學士朝議太
守諫議大夫知
制誥上柱國河東

縣開國男食邑正
百戶賜紫金魚袋
柳公書并篆額
維唐開成元年歲在

執徐十二月三日檢
度使長樂公享年七
校禮部尚書東川節
十亮于位

天子不視朝一日贈
以天啓之祿是月
公之靈歸于西都其
來也梓潼之人如

願復其至也京師之
人咸嗟殞庠其親戚
鄉于中唐而齊王感
與朋友慟于外寢而